

洋房里的 猫先生

映漾

著

yangfang
li de
&
mao
xiansh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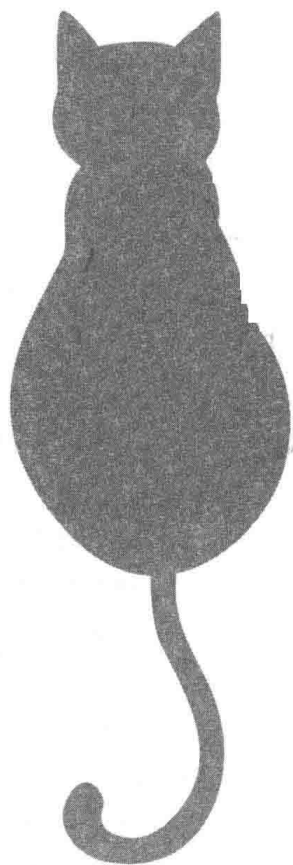
— 下册 —

这幢洋房，已经渐渐不再是个枷锁。
他们很幸运。
遇到了对的人，遇到了彼此。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洋房里的 猫先生



映漾
Ying Yang

著

下册

第十章

生死相随

齐程在洋房里从来没有穿过外套，所以这次是迟稚涵第一次看到齐程穿戴整齐的样子。

不出意外地好看到让人嫉妒。

“紧张吗？”迟稚涵半蹲在沙发上帮齐程把围巾系好，包得很严实，只露出一双眼睛，然后再戴好帽子。

她摸了摸他的手，手心已经开始潮湿。

“他们已经和一楼的邻居商量好，外面也都安排好了，我们一直走到车里面都不会遇到人。”迟稚涵觉得自己紧张得快要挂了，搓搓齐程的手，认真地提议，“实在不行，我背你下去吧，我力气挺大的。”

她咬咬牙还是背得动的，齐程闭着眼睛不动可能会好一些。

迟稚涵身体很自动自发地对齐程背转过身，拍了拍自己的背，看到齐程不动，她又皱着眉头想研究下公主抱。

“直接走吧。”齐程把围巾拉得更上去一些，只露出半双眼睛，说话含含糊糊的。

他确实有一点紧张，但是这次是半夜，身边又有迟稚涵，他觉得问题



应该不大。

只是自尊心被她一本正经地想要公主抱他的念头弄得碎成渣渣……

反而，冲淡了一点紧张。

迟稚涵家是老式小区，楼道很窄，晚上廊灯昏黄，走出门之后，齐程就下意识地屏住呼吸，他不想被迟稚涵看出来，只能拽着她的手，闷着头快步往下走。

他能感觉到迟稚涵也很紧张，向来暖和的手冰凉冰凉的，握着他的手不自觉地收紧，全程一直盯着他的心跳血压。

他甚至觉得她跟他一样，此刻都屏住了呼吸。

车子就停在距楼道口两步远的地方，门开着，为了避免给齐程造成压迫感，司机早就钻进了驾驶室。

齐程拉了迟稚涵上车关上门，自己跑到另外一边也坐了上去，然后两人面面相觑，两张脸都憋得通红。

“你怎么也屏住呼吸了？”齐程的声音沙哑干涩，抬手帮迟稚涵把跑乱的头发塞到她的耳后。

“就……不自觉……”迟稚涵肺活量一般，刚才跑得太快，再加上憋气，现在正伸着舌头哈哧哈哧的。

“傻。”齐程拍拍她的脸，闭上眼，熬过车子发动那一瞬间引起的眩晕。

“你是不是应该平躺？”迟稚涵皱着眉头看着他开始一路飙升的血压。

这辆车后排明显做过改造，位子特别宽，安全带也定制了一个给平躺人用的角度。

“躺这里。”迟稚涵拍拍自己的腿。

她很紧张，非常紧张，紧张得连最擅长的调节气氛都不会了。

“我没事。”齐程抿嘴，照着迟稚涵说的躺了下来，因为担心迟稚涵的情绪，他又强调了一次，“我真的没事。”

有迟稚涵在，他的表现已经比来的时候好很多，起码肺部没有缺氧的灼烧感，恶心、出汗也在可控范围内。

“这是药，心跳血压过了这条线，我看东西会开始模糊，那时候就喂我一颗。”齐程递给迟稚涵一个没见过的药瓶子，抬手给迟稚涵看监控仪，“不用太担心，我觉得应该比过来的时候好。”

车子开得很轻缓，但是仍然有轮胎摩擦水泥地的声音，夜深了，这样的声音在寂静中被放大，迟稚涵一直在观察他的表情，他一皱眉，她的身体就瞬间紧绷。

“我没事，如果吃了药还没反应，就先回你家；休息一下再说。”齐程拍拍迟稚涵的手，“不急。”

而且迟稚涵的紧张，很奇妙地让他有种帮他分担了病痛的感觉。

两人的呼吸都不太稳定，反而让他渐渐镇定下来。

只是到底十年没有出过门，应激反应不可能全部消失，车窗外的声音仍然让他的脸渐渐变得更加苍白，额头上的冷汗从一开始细细密密的水光变成实质的水滴。

“是因为声音吗？”后排的玻璃都是特制的，齐程看不到外面。S市是大城市，哪怕在午夜，市区的马路上仍然车水马龙，经常会有车子交错而过的声音、电瓶车的喇叭声以及红绿灯倒数的声音。

齐程点头，支起身体，把之前放在角落的抱枕塞到迟稚涵的腰下。

“你太紧张了。”重新躺下去后，齐程开始帮迟稚涵揉肚子，“汗出得比我还多。”

他到现在还顾着她，出门之前还记得让她贴暖宝宝，她却因为一点点安全感的问题发脾气，让他受了这么多罪。

昨天来来回回折腾了一天，不知道又吃了多少这种药。

虽然知道出门对他来说是重大突破，虽然她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让齐程康复，但是看着他脸色苍白一头冷汗还抿着嘴轻轻地帮她揉肚子的样子，她仍然想掐死自己。

她也就是有一次来“姨妈”的时候特别痛，撒娇让齐程帮她揉肚子，结果齐程就把这个变成了习惯。

这么这么好的男人……



“我讲故事给你听好不好？”迟稚涵帮他擦了擦脸上的汗，动了动腿，让齐程躺得更舒服一些。

她能做的也只有帮他转移注意力，让他现在仍然一路飙升的血压心跳能够控制住，能够慢下来。

齐程手上动作停了下，嘴角弯起小小的弧度，点点头。

结果迟稚涵卡住了。

她提议的时候只是单纯想帮齐程转移注意力，齐程点头后，她脑袋里开始一片空白。

现在这种情况，她脑子里什么故事都没有，让她背菜谱还快一点。

“那个……从前，有座山……”她硬着头皮开始编。

“然后你知道的，山里面肯定有一座庙……”

“嗯。”齐程还很配合地应了一声，迟稚涵懊恼地皱了皱鼻子。

“庙里面有一个老和尚……”迟稚涵闭眼，死就死吧。

“然后有一天，来了个女施主……”

“……”齐程睁眼。

“你知道接下来我要说什么了吧。”迟稚涵吸了吸鼻子，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了这个段子。

“你的精神世界……”齐程皱着眉头想了很久，找到一个形容词，“很一言难尽。”

“……”迟稚涵掐了一把齐程的胳膊，然后去看监控仪，“数据没有再升。”

“嗯……”他自己也感觉应该问题不大了。

迟稚涵又帮他擦了擦汗，皱着眉：“可还是出汗。”

“你平时一定要多喝水。”他的体质，哪怕不是发病的时候也特别容易出汗，早上在健身房跑步的时候，地上都能积一摊水。

“嗯。”齐程笑笑，头还是晕的，但估计是昨天药效的缘故，车子里很安静，外面的车水马龙一下下敲击他的太阳穴，痛，但不是不能忍。

心情又安定了一点。

他这次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是出门，最多只能说是把自己当成货物完成两点之间的运输。

没有见到陌生人，甚至连迟稚涵家的房子长什么样他都没有看清楚，但总归是出了洋房。

他住进小洋房后，家人最想让他走的第一步，他因为迟稚涵和爷爷走了出来。

“等减药反应小一点后，你陪我去看看爷爷吧。”齐程睁开眼，仰面躺着看着迟稚涵。

迟稚涵正低头用手指头戳他的眼睫毛，被他突然睁眼吓了一跳，眼睛瞪得很圆，眨了下眼睛，才点点头。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件事，齐宁提醒过她之后，她一直没敢主动提。

他们包括她自己总是担心齐程会承受不了，他爷爷的这件事，赵医生甚至把它当成减药期间最大的风险。

大家都不知道，齐程早就知道这件事，而且，也没有和任何人提，包括她。

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瞒着齐程的心和齐程假装不知道的心，都是一样的。

“第一次视频的时候。”他看到了爷爷床头的药瓶，挂了电话后，就自己查了瓶子。

后面几次视频，他都把变化的药瓶截了图，也大概知道，自己或许没有办法去见爷爷最后一面了。

不可能不难过，查到这些药的作用是癌症晚期止痛的时候，他眼前几乎立刻一片漆黑。

十年，他的爷爷终于还是老了，可他差点就因为这个消息变得更加严重。

幸运的是，那天在自己陷入更加严重的自闭症状前，迟稚涵拿着一本书爬上了床，挪到他边上，指着其中一幅插画问他，这是什么？那是一本



法文书。

自从她的小说被没收后，她偶尔会找这种插画很多的外文书看图猜物，猜不出来就跑过来问他。

很无聊的游戏，她却也能玩得兴致勃勃。

情绪就这样缓了过来，然后他有了时间开始慢慢消化这件事。

他不知道这个噩耗什么时候会发生，战战兢兢地等着，所能做的，也只有更加积极地配合治疗。

直到因为对迟稚涵的愧疚，让他找到出门的动力和契机。

“如果我们都不瞒着你，把外面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你，你心里会不会更舒服一点？”迟稚涵的手指还停留在齐程的眉毛附近，说话时候无意识地顺着他的眉毛的角度往边上划。

她的手恢复了惯常的温暖，指腹柔软。

齐程点了点头。

“哪怕你什么都做不了，只是听着干着急，也想知道吗？”迟稚涵又问，这次手指从下往上划，划到了眉心，停住，把他皱着的眉头轻轻抚平。

齐程怔了下，又点头。

“我爸爸是突发疾病，送到医院手术抢救后就直接进了重症监护室，在里面精神好过两三天。

“他生病后，他的生意被合作伙伴全部挪走，要债的人追到了我们家，我妈妈在和人推搡的时候扭伤了腰，家里一塌糊涂，可是到了医院，我们两个就立刻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现在想想，我爸爸应该多少猜到点什么，我们没说，他也就没问，后来他精神变得越来越差，也就更没有人提这些事。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爸爸躺在床上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告诉他这些，没有任何意义。”

“其实说不定告诉他了，他反而会更有求生意识吧。”迟稚涵声音一直不大，说得有点慢，最后这句话说出来，嘴角已经带上了自嘲的笑，“只是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

这是迟稚涵少有的几次，主动提到她的爸爸。

齐程盯着迟稚涵的脸，看着她嘴角微扬，然后又放了下来。

“所以我在想，我们是不是都低估了病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我爸爸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并不是真的就想马上帮忙解决，而是想要和现实世界多一个纽带。”

医院和洋房，都是与世隔绝的地方，现实世界的喜怒哀乐，因为那堵墙，变得再也无法企及。

对于齐程、对于她爸爸来说，那些让人烦心难过无法改变的事，其实也是来自于他们想要但是已经无法靠近的现实世界。

知道这些真的不是为了改变什么，而是希望能有种参与感，和现实世界没有完全脱节，没有被健康人排除在外，这样，就会多一个借口活下去。

这个道理，她也是今天看着齐程的眼睛才突然懂的。

爸爸欲言又止的样子在记忆里变得越来越清晰，那种明明想哭，眼睛却越来越干涩的感觉又开始变得严重。

“真是……”迟稚涵知道自己又笑了，“要命了，我这多愁善感……。”

“迟稚涵。”齐程伸手捂住了她的眼睛，“闭上眼睛，放松，这样才能哭出来。”

“哭屁啊。”她还在犟，在这种情况下突然想到爸爸让她猝不及防，却又怎么都压不下心里面的酸楚感。

她如果哭了，齐程发病了怎么办？

他已经那么努力地维持着正常的心跳血压，她却还要到处散播负能量。

“我就是‘姨妈’来了情绪低落。”齐程微凉的手心仍然捂着她的眼睛，力气不大，但是始终没有离开。

迟稚涵闭上眼睛，因为他微凉的手心，眼角慢慢变湿。

“我还不至于那么没用。”齐程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他坐了起来，把她抱在怀里，“我现在唯一还能发挥点作用的，也就只有安慰你了。”

“你坐起来头不晕了吗？”鼻音开始变重，迟稚涵两手紧紧拽住齐程的围巾。

“不晕了，你好像把负能量都吸走了。”他一副哄孩子的语气。



却终于让迟稚涵的眼泪流了出来。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了。”怎么就从齐程的爷爷突然想到了爸爸，这么多年她一个人从来没有这么难受的感觉，为什么偏偏在陪着齐程回洋房的时候变成这样？

“我太讨厌自己了。”眼泪止不住，迟稚涵拉下齐程捂着眼睛的手，“怎么办？我对你的治疗没什么用，除了拖后腿，其他的一无是处，现在看起来，连做你的女朋友都有些吃力。”

他需要更坚强理智的人陪着，而不是她这样，不分时机不看场合发泄情绪的人。

齐程脸黑了一下，在她说不能做他女朋友的时候，他下颌缩了起来，然后看着她理直气壮地抓住他的围巾，抹了一把脸。

“这种话，我听了，会发病。”齐程抬起迟稚涵的头，给她看自己的监控仪。

在她道歉前，他用另外一边的围巾帮她擦掉了脸上剩下的水渍。

“我不要再听第二遍。”他很认真，嗓音很低沉，看着她的眼睛说的，说得无比郑重。

“我……”迟稚涵讷讷地开口，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齐程的表情和态度镇住了她，她又张了张嘴，最后却只能点点头。

齐程，有点不一样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两个之间的主动权就已经渐渐不在她身上了。

这个病了十年、看起来温和有礼的男人，润物无声地渐渐开始主动。

这段感情最先告白的人是她，但是到现在，引导这段感情一点点走向完满健康的人，是他。

很奇怪，这个在她摔跤的时候拉不住她只能陪着她一起摔的男人，居然能带给她那么强烈的被保护的感觉。

他知道她发脾气是因为缺乏安全感，为了给她安全感，他走出了自己的安全堡垒；他知道她心里面有些伤口无法碰触，哭不出来的时候，捂住

她的眼睛，让她放松；他顾及她所有的小情绪，分析原因，陪着她一点点解决。

然后，今天在她又一次口无遮拦的时候，他几近霸道地跟她说，这样的话，他不想再听第二遍。

齐程，在治愈之前就已经在主动，努力地在实现他心里面那些从来没有和她说过的承诺。

“下一次身边应该带块手帕。”齐程却又换了话题，仿佛刚才那个强势的样子是她的幻觉，“好点了吗？”

迟稚涵点头。

“为什么每次提到你爸爸，你总是愧疚大过伤心？”车后座并不是谈话的好地方，但是要让迟稚涵这样主动提自己的爸爸很难，他那么长时间里一直想等她主动，却只有这一次她主动提起，并且没打算立刻结束话题。

所以他忍着头痛和眩晕坐了起来，忍着车窗外面晃来晃去的灯光，把注意力都放在迟稚涵身上，看着她因为他的问题愣了一下，然后垂下眼眸。

“不想说就不说了。”他迅速心疼了，因为迟稚涵那一瞬间空白绝望的表情。

这可能是她笑着哭的根源，他一直隐隐感觉道，今天问出来，看到她的表情才真的肯定，迟稚涵心里最难过的事情，来自于对她爸爸的愧疚。

知道了就好，他抱住她，一下一下拍着她的背。

他并不需要知道全部，只要知道她难过的根源就好，然后慢慢地补好她心里的洞，起码让她以后难过的时候，能哭出来。

她这样外放的性格，憋着哭不出来，得有多难过。

“重症监护室一天的医疗费用是一万六。”迟稚涵还是开了口，头闷在他的外套里，“我爸爸住了一个月。

“债主一直到家里找我们讨债，现金又全缴给了医院，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想过卖房子。

“卖之前我们去医院找我爸，那时候他已经很虚弱，因为钱不够，止



痛药用得不太好，所以最后那几天他很痛苦，一看到我，就求我让他解脱。

“医生找了我们，说可以考虑再做一次手术，成功率很低，但是比这样耗着好。

“我妈妈那时候被债主弄得精神衰弱，医生话还没说完，她就开始哭，字是我签的，签字的那一刻，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

“我想，就算手术不成功，也不算坏事，这样，我爸爸就能解脱了，我们，也能解脱了。

“然后我爸爸，就真的没有从手术台上下来。”

说出来了，她心里的压抑感却没有减轻。

按照姑姑的说法，手术和继续耗着，只是不同的死法而已，她爸爸早就已经没救。

她试过用这个说辞安慰自己，也以为自己应该已经被这个说辞说服。

但是几年过去了，她仍然会做梦，梦到自己签了做手术的字，心里面清清楚楚想的是解脱。

齐程一直抱着她。

她也一直维持着缩在他怀里的姿势没动。

两人都没有再说话。

快到郊区了，路上的车辆变少，却有人按起喇叭。

迟稚涵伸出手捂住了齐程的耳朵，脸却仍然埋在他的怀里。

有一些痛，是只能自己承担的。

她没有钻牛角尖，没有觉得是因为自己签字同意手术才害死了她的爸爸，她只是单纯因为那时候冒出的想法自责。

她那么艰辛地求爸爸活下去，自己不要做没爸爸的孩子，却在爸爸放弃的时候，也想跟着放弃。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她听了会同情，会劝他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那时候的想法就变成了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每次想起来，伤口就会更深一点。

“会好的。”快到小洋房的时候，齐程吻了吻她的额头，“哭不出来

也没有关系，还有我。”

他总有办法让她发泄出来，自学了快十年的心理学，总算有了用处。

“嗯。”迟稚涵仍然两手拽着他的围巾。

“还想见你妈妈吗？”齐程还在一下下地拍着她的背，问得很温柔。

隔了很久，久到已经听到小洋房外面大铁门打开的声音，迟稚涵才回答：“想。”

她想问问妈妈为什么忍心一走了之，也想问问妈妈，还记不记得她有过女儿。

“好。”齐程拍拍她的头。

“停车之前，你要从我的身上下来。”齐程贴着迟稚涵的耳朵，说话语速难得有些快，“然后，喂我吃一颗药。”

迟稚涵怔住，想抬头，却被齐程用力地摁了回去。

“找安保，抬我进去。”齐程还在交代，声音听起来没有任何异样，“然后找赵医生。”

“等赵医生来了，你跟他说，我不是抑郁症应激反应，似乎是社交恐惧症的问题，早几年的发病症状。”

“记得，与你无关。”

然后他松开迟稚涵，当着迟稚涵的面戴上了刚才偷偷摘掉的监控仪，仪表上的数据开始迅速飙升。

他推开迟稚涵，拿过脚边的垃圾桶，没有任何预兆地吐得天昏地暗。

可是在这样的混乱下，他仍脱下围巾，迅速盖住了迟稚涵的脸。

他不想让她看到他吐的样子。

他为了安慰她，摘下了监控仪，忍到最后一刻，让她把心里面的痛都說出口。

他始终拉着她的手，在最后还要叮嘱她，与她无关。

所以迟稚涵一直没有摘下盖在头上的围巾，直到呕吐声音消失。

停车后，她喂他吃了一颗药，帮他重新围好围巾，然后开门，镇定地叫了安保，看着安保用担架把齐程抬上床。



房间里早就开好暖气，迟稚涵挑了一床不太厚的被子，然后拨通了赵医生的电话。

她一整天没有收到赵医生的回邮，这个电话也没有打通。

迟稚涵顿了下，翻出了赵医生徒弟的名片，也终于知道，凌晨四点接到她的邮件后，赵医生就开始开会，后来接了两个病患又继续开会，至今还没有从会议室里出来。

她冷静地跟赵医生的徒弟说明齐程的症状，并且请赵医生尽快过来一趟，然后拿出纸笔，记下了现在需要做的所有注意事项。

做好一切后，她坐到床边，帮已经意识模糊的齐程擦掉嘴角的污渍。

齐程微微睁开了眼睛，跟她说，等赵医生来了，让赵医生打电话通知齐宁他们。

“你别打了，以后他们的电话都交给我。”他还是笑笑的，抓着她的手。

“齐程。”一直很冷静的迟稚涵到现在也仍然很冷静。

“你如果有事，我就跟你一起死。”她说得斩钉截铁，没有怒意，也没有愧疚。

齐程笑笑，闭上眼睛。

“我没那么容易有事。”他拽着她的手很无力地晃了晃。

他也不是承诺的语气，和她说要一起死一样，都是安静而理所当然的。

那个晚上，他们谁都没说。

但是心里都知道。

这辈子，他们，生死相随。

赵医生这次来的时候居然穿着白大褂，阵仗很大，除了他和许久不见的李医生，还带了三个年纪和他差不多的医生。

齐程仍然在意识迷糊和微弱清醒中徘徊，迟稚涵一直按照赵医生徒弟的叮嘱，记下了齐程每分钟的心跳血压，间隔十分钟和他说话让他保持清醒。

她很冷静，和前几次无法预料结果的担心害怕不同，这一次，齐程不

太一样。

以前齐程发病的时候，躺平后就很少再看人，眼睛会盯着天花板，表情空白到五官都会变得模糊。

那是病人听天由命的姿态。

而这次齐程一直看着她，看着她抿着嘴记录他的体征，看着她皱眉，看着她和他对视。

偶尔他会在她抿嘴皱眉的时候撒娇似的晃晃手，偶尔会抬手帮她理顺额前挡着视线的刘海。

他全身脱力，但是这一次，他从头到尾没有听天由命。

而且，这次阵仗很大又无比严肃的赵医生，在看了迟稚涵记录的体征曲线，又拉了一堆仪器检查之后，对着迟稚涵点了点头。

“还不错。”他下了结论，“结合你的邮件看，这次是真的很不错。”

冷静的迟稚涵，终于感觉自己的两条腿变成了细软的面条，连膝盖都无法控制地在抖。

“只是这次症状发作得很严重，应该不是第一次了。”下一句话赵医生是对着齐程说的，“之前也有过吧。”

齐程点头。

上一次，是因为迟稚涵态度轻松地询问自己的病史。

只是当时他的心思不在上面，而且这种脱力恶心情绪起伏剧烈的应激反应，已经很多年没有复发了，他以为是错觉。

现在想想，他最近半夜频繁呕吐可能也和这应激反应有关。

“那应该就错不了了。”赵医生看向迟稚涵，“我们有几项检测要在绝对安静的情况下做，你去对面等结果吧。”

迟稚涵下意识地看向齐程。

“喊。”李医生赶苍蝇一样挥手把两人的视线截断，“有完没完了？一点应激反应两人折腾得跟生离死别似的，走走走，别耽误我们看病。”

迟稚涵眨眼。

一点应激反应？



“不严重吗？”她仍然脚上生根一样站在床边，吐到意识都快模糊了，还只是一点应激反应吗？

“谁告诉你这很严重了？”赵医生也奇怪地转头。

她刚才还说了要一起死……

在这两个破坏气氛的医生来之前，房间里弥漫的全是生死契阔的爱情味道……

后知后觉地觉得自己反应过度，迟稚涵红着脸看向齐程。

结果虚弱的齐程，眼底也有淡淡的笑意。

他是说过自己没有那么容易有事，但是也同样说过这事与她无关。

在那样混乱的场景下，她以为那句与她无关是一种类似于让她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愧疚的安慰。

之后陷入悲情情境里的迟稚涵，理所当然地把齐程所有的话，都当成了安慰。

原来齐程说的与她无关，真的是字面上的意思。

她不是他社交恐惧症产生应激反应的原因，就是这样……

觉得自己这一个晚上戏太多，迟稚涵一直到对面关起门还是觉得脸红发烧。

这间房子早就被她当成了存放食物的仓库，除了一堆吃的外，就只剩下她一个人无所事事。

无所事事就容易胡思乱想……

她索性整了个大容器淘了些小米和玉米碎煮粥，在一屋子米香弥漫里掏空了冰箱，准备做一堆小菜用来慰藉自己刚才要一起赴死的悲壮。

更悲壮的是，她是认真的。

齐程当时的眼神……也是认真的。

迟稚涵哀号一声，把萝卜丝切得嗖嗖嗖的，脸颊上的红晕却一直没消下去。

赵医生说的检查，用了很长时间。

小洋房外面又陆续停了两辆车，齐宁和好久不见的齐鹏也来了，来了之后就直接到了迟稚涵这边。齐鹏熟门熟路地盛了小米粥，窝在饭桌边风卷残云地干掉了四碗。

而齐宁对迟稚涵淡淡地点了点头后直接进了卧室，和衣躺下后就没了声音。

半夜三点，小洋房灯火通明。

等赵医生全部检查完，领着几个医生一起到对门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五点。

“可以确定了，确实是社恐症状加重，抑郁症转为轻度。”赵医生脱下白大褂，松了松衬衫扣子，也熟门熟路地开始找碗吃饭，其他几个医生有样学样。

“减药方案要改，抗抑郁症的药物要比原来减少一半，争取一个疗程后彻底断掉。社恐最好的治疗方案仍然是脱敏治疗，但是用在齐程身上估计悬。”赵医生吃了一口什锦菜，一直用筷子戳着盘子，“小迟，这个这个。”

迟稚涵无语地指了指已经放好的小罐子。

赵医生嘿嘿笑了一下，满足地喝了一口小米粥。

“应激症状还是得用药物压制，不过也可以酌情开始减量，我们回去后会针对他的社恐问题再想想别的解决方案。总的来说，这十年抗战，终于有曙光了。”这段话，他说得很重。

重到在场的齐宁和齐鹏像两个木头人一样呆立在那里，毫无反应。

也重到迟稚涵被小米粥的蒸汽烫到手，然后眯着眼睛，隔着蒸汽看着一屋子人。

一切都不太真实。

几个月前，她就是在这里，一边片烤鸭，一边腹诽有钱人的花样太多。她最初甚至以为对门的这位头上长了角，是个有着白皙皮肤、看起来瘦骨嶙峋的中老年人，甚至想象过他半夜里闯进她的房间，让她失血而亡。

她一开始真的以为他是可怜得见不得光的怪物，然后被这“怪物”的